

[英] 笛 福

鲁滨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鲁英》 第 1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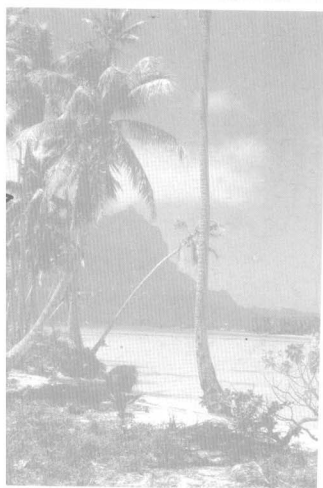
鲁英进漂流记

（作者：鲁英）

[英] 笛 福

鲁滨逊漂流记

赵 龙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逊漂流记/(英)笛福著;赵龙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8

ISBN 7-5402-1275-6

I. 鲁… II. ①笛… ②赵…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992 号

责任编辑:方 彪

鲁滨逊漂流记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8 印张 192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4 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序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被誉为“英国与欧洲的小说之父”，他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等对英国及欧洲小说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笛福生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是一个体面的商人，他从事过内衣业、烟酒贸易，还开过砖瓦厂，经历过破产。他在从事商业的同时从事政治活动，代表当时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出版大量的政治性小册子，并因此被捕，后来靠疏通关系才得以出狱。此后他继续办报纸刊物，写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时文，又几次被捕，都是因为言论关系。笛福到了晚年才开始创作他的那些长篇小说，写《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他已是59岁了，此前他也许从未想过当个文学家。

《鲁滨逊漂流记》是笛福受一个真实故事的启发而写成的。当时有一名苏格兰水手与船长发生争吵，被船长遗弃在荒岛上，四年后被救回英国。这个水手在荒岛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迹，但笛福塑造的鲁滨逊却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个理想化的英雄。

鲁滨逊出身于英国约克郡的中产家庭。由于他一心要遨游四海、了解世界，终于不听父亲的劝告而离家去做了船员。他在非洲沿岸遭到海盗袭击成了奴隶，逃脱后在巴西开始经营种植业并发了财。为了补充庄园劳动力他登上了去非洲的航海之途。途中突遇风暴，他只身一人漂流到无人荒岛上得救。他从遇难船上运出粮食、衣物、工具等物，开始了在岛上的独立生活。《圣经》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劳动，他盖起了房子，收获谷物，驯养山羊，用兽皮制做衣物。后来又搭救了一个土人，

把他收做仆人。一直到第 28 个年头一艘英国船来到该岛附近，鲁滨逊帮助船长制服了叛乱的水手，才返回英国。这时他父母双亡，鲁滨逊收回他巴西庄园的全部收益，并把一部分赠给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们。

笛福成功地塑造了鲁滨逊这个典型人物，他不仅赋予鲁滨逊种种人类优良的品质，像勇敢、智慧、意志坚强和挚爱劳动，并使他具有一个“理想的”资产者所应有的一切特征：实干精神、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严谨等。所有这些又都是通过形象来表达的，鲁滨逊的坚毅的性格，就是通过具体的行动，如他怎样用整整 42 天工夫做一块木板，怎样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劳力做了一只独木舟，却不能使用，又顽强地开始造第二只船等等。笛福就是通过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把人物性格突出出来。

全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作者用生动逼真的细节把虚构的情景写得使人如同身临其境，使故事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作品语言自然流畅，文字通俗易懂，整部作品似乎在向读者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两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部作品还保持着巨大的魅力。

编者

原 序

如果世界上真有值得发表的私人冒险经历,并且发表以后还会受到广泛欢迎,那么编者认为非这篇故事莫属了。

编者认为这个人的传奇遭遇世间罕有,从未有人有过如此丰富多彩的经历。

这篇故事是用谦逊、严肃的态度讲述的,体现了宗教在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应用。智者可把这当作一种事例来教育其他人,告诫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都要维护和宣扬上帝的智慧,让一切顺其自然,不要企图用人力改变事态的发展。

编者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掺杂虚幻的成分,不管怎么想,这篇故事无论是作为消遣,还是作为教训都可以说是有益的,在这里,编者也不想向世人再讲什么客气话了,他认为出版这部书是对世人作出的一项很大贡献。

目 录

序	1
原 序	3
第 一 章 去航海	1
第 二 章 被海盗抓获	10
第 三 章 从萨利出逃	15
第 四 章 在巴西成为种植园主	26
第 五 章 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登船	30
第 六 章 做了许多事情	37
第 七 章 营建堡垒	45
第 八 章 日记	54
第 九 章 播种谷物	81
第 十 章 跨岛旅行	84
第 十 一 章 很少闲着	89
第 十 二 章 制作独木舟	98
第 十 三 章 提高技艺	112
第 十 四 章 发现了一个赤脚脚印	121
第 十 五 章 海边白骨遍地	129
第 十 六 章 很少走出帐篷	136
第 十 七 章 看到一条失事的小船	145
第 十 八 章 我听到第一声人类的声音	152
第 十 九 章 我叫他星期五	161
第 二 十 章 我们制作另一只独木舟	168

第二十一章	伏击野人·····	183
第二十二章	计划航行到美洲殖民地·····	192
第二十三章	平息叛乱·····	199
第二十四章	我们夺得了大船·····	215
第二十五章	寻回财产·····	224
第二十六章	翻山越岭·····	232
第二十七章	故地重游·····	244

第一章 去航海

我 1632 年出生在约克城的一个体面人家。我不是当地人，因为我的父亲来自德国不来梅。他到英国后，开始住在贺尔城，做生意发了财，后来生意不做了，才搬到约克城，在那里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在当地属上等人家。随着母亲的姓氏，家里人给我起名为鲁滨逊·克鲁兹涅。但由于英语语音的习惯称呼，现在不管是别人称呼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称呼自己，或是写自己的名字时，都是“克鲁索”了。因此，大家以后也便这样叫我了。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曾在英国驻佛兰德步兵团中担任中尉。这支部队过去曾由著名的罗加特上校率领。我的这个大哥后来在同西班牙人作战时，牺牲在敦刻尔克附近战场上。至于我的第二个哥哥，直到现在我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正如后来我父母不知晓我的下落一样。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从没有正经学过什么东西。很小的时候，我脑子里便充满了周游世界的想法。我父亲有着浓厚的传统思想，他要我必须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除了必要的家庭教育外，还叫我念了乡村义务学校。父亲原指望我去学法律，但除了想去航海，我对别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对航海的执著，使我对父亲的意愿，对母亲及朋友的忠告和劝说，都强烈地抗拒不遵。我的固执乖戾，仿佛注定了我日后必将遭受不幸的生活。

父亲严肃而又十分明智，由于预见到我计划中存在危险，他给我的忠告严厉又精辟。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他因患风湿病而居住的屋子），非常温和地劝说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仅仅想在海外瞎闯外，我还有什么理由离开自己的家庭和故土呢！在家里，我可以依靠家人的帮助，有着光明的前途。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勤奋,可以过上一种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他告诉我,那些到海外去冒险、去创业,或是想以此扬名的人,一种是穷途末路之人,另一种便是充满野心的人。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是高不就低不成。他说我的社会地位居于两者之间,也可称作中间的阶层。以他长期的社会体验,他认为这恰是世界上最理想的阶层,最能予人以幸福。这不同于那些体力劳动者那样吃苦受累,也不像那些上层阔人那样,被骄奢、野心、猜忌所充斥而感到烦恼。

他告诉我,通过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判断出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即所有的人都羡慕这种生活。很多帝王常常感叹他们出身高贵的不幸际遇,而希望自己生于贵贱之间。众多智达之人也都把这种地位看作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他们常常向神祈祷,希望自己既不贫穷,又不要过于富有。

他要我认识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会经受生活的不幸,而中间阶层的人则很少遇到灾难,更不会像前两种人的生活那样大起大落。不仅如此,中间阶层的人既可不必要像那些贵族人物那样因生活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而心力不适,又不像那些穷人那样为了温饱而艰难度日。

他说,只有中间阶层的人们才最有机会享受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品德和舒适欢乐,平和、富裕是中产人家的随身之宝。他又说,遇事沉稳,温和谦逊,健康的体魄,愉快的交际,令人欢喜的娱乐,称心如意的志趣,所有这些幸福都属于中间阶层的人们。中间阶层的人们可以平稳安闲地过日子,不必劳心费力为每天的面包而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使得身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也不必为成名发财的欲望所困扰,只不过想愉快舒适的生活,品尝着生活的甜美,在没有苦难的生活中,越发地体会到生活的幸福。

之后,他极其认真而又和蔼地劝我不要耍小孩子脾气,陷入一些从道理和家庭出身讲都可避免的烦恼之中。

他说我没必要自己去找饭吃。他将竭力帮助我进入他所建议

的那种生活状态，如果我将来生活得不够快乐、幸福，那也只能怨我自己的命或是我自己的错误，不能全埋怨他，因为当他得知这件对我不利的事情之后已经尽了责任，给了我警告。他说如果我听他的话，留在家中，他一定设法帮助我，决不会对我的远游给予任何鼓励，以免对我的不幸负责。

最后，他对我说，我应以哥哥为戒，当初对哥哥他也曾同样认真地规劝他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哥哥不听，年轻人血气方刚，他加入了军队，最后葬送了性命。他说他一方面仍将继续为我祈祷，另一方面他断定如果我非要愚蠢地走这一步，上帝也不会保佑我，当我走投无路时我有的是时间去后悔当初不听从他的忠告。

后来想起他的最后这段话，觉得确实很有预见性，尽管我确信当时我父亲自己并不知道。尤其是当他谈到我那丢掉性命的哥哥时已是泪流满面。当他谈到我一定会后悔，会走投无路时，竟伤感得终止了他的谈话，并对我说他的内心已充满了忧虑悲伤，无法再说下去了。

父亲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是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下定决心遵从父亲的意愿，留在家中，打消了航海的念头。可是，唉，几天以后我又把自己的决心抛在脑后。简单地说，几个星期之后，为了避免父亲的再次烦扰，我决定从他身边逃走。但为了不致同上次那样受阻我没有立即付诸行动。等我母亲比平时稍稍高兴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下定决心想去海外闯荡闯荡。除此以外我无心做任何事情，父亲最好能答应我，免得逼我不征求他的同意而出走。我已经年满 18 岁，无论去做一个学徒工或去当一名律师助手都已为时太晚。我确信如果我去做这些事情，那我绝不会等到学徒期满，就会弃师逃掉，然后去航海。如果我母亲说服我父亲让我出外航海，等我再回到家里，不再喜欢这种事，我就再也不会外出，愿意加倍地努力工作以弥补所浪费的时光。

这些话使我母亲非常恼怒，她对我说，拿这些话给给我父亲听

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他太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所在,绝不会答应这种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她说她很奇怪,在我父亲同我进行了那样的谈话,那样的谆谆教诲后,我怎么又会提起这件事情。她说,总之,如果我自找绝路,没人会帮我,我也就不要再设想他们会答应我这件事。而她自己,则更不愿帮我走向绝路,免得日后我会说,当时我父亲不同意,而我母亲却同意。

尽管我母亲当时拒绝向我父亲传达我的话,但后来我听说她把我们的谈话全都告诉了父亲,而我父亲对此非常担心,对她叹息道:“这孩子如果能留在家里,他会很幸福;可他如果非要出去跑,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我绝不会答应他。”

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竟自家中出逃了。在这一年里,我顽固地拒绝了家里让我找点事做的提议,并且因为父母亲对我志向的极力反对,使我经常同他们争辩。直至有一天,我偶然到了贺尔城,虽然当时并没有要逃跑的意思,但到了那里,我的一位同伴正打算坐他父亲的船到伦敦去。他用通常的那种招募水手的方式怂恿我跟他们一起去,答应在航行中对我分文不取。我既没有同父母商量,甚至连口信也没给他们捎,只得让他们听任我的下落了。我既不祈求上帝或父亲的祝福,也没有考虑当时的处境和后果,就在1651年9月10日这个不吉祥的日子,登上了这艘开往伦敦的船。我确信,没有一个年轻冒险者的不幸命运开始得比我更早,比我持续得更久。

船刚驶出亨巴河港口,便起了大风,大海变得十分可怖。我以前从没有坐过船,感到全身难受,心里十分害怕。我现在开始认真地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自己私自逃离家庭和放弃责任,上帝现在对我的惩罚是多么公正啊!所有我父亲的忠告,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这时都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的良心(当时还不似后来那般顽固不化)开始责备自己当初轻视别人的劝告,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

这时风声渐大，我从不曾到过的海面上波涛汹涌，虽不似我后来几次或过了几天我所见过的那样汹涌澎湃，但对于我这个初次航海，对海上的事一无所知的水手来说，已足以令我胆战心惊了。我以为每一个波浪都会把我们吞没，当船降到漩涡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不会浮起来了。在这种极度痛苦的心情下，我多次发誓并下决心，假如上帝愿意在这次航海中留给我生命，假如我能再一次踏上干硬的陆地，我将径直回到我父亲身边，在今后的日子将再不去坐船，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会自寻这类苦恼。

现在我明白了他对中产阶级生活的论断是多么正确，他的日子确过得很安闲、舒适，从没有遇到过海上的风雨，也没有碰到陆上的种种困难。我下定决心一定像个真正的回头浪子，回到我父亲身边去。

在暴风雨发作当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想法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但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我就开始有点习惯了这种海上生活。由于有些晕船，所以整天还是无精打采的。傍晚时，天放晴了，风也完全停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夜晚来临了。

第三天，天空依然晴朗，海面上凉风习习，阳光照耀，碧波万里，那种令人兴奋的景致是我前所未见的。

因为头天晚上睡得很好，我这时一点也不晕船，心里十分高兴，看着前天还是那样波涛汹涌的大海，现在竟是这般平静可爱，心中好不诧异。这时，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恐怕我产生动摇，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头说：“嗨，伙计，现在感觉好点了吗？昨晚那股小风，把你吓坏了吧？”

“一股小风？”我反问道，“它简直是场可怕的风暴。”

“风暴？你这个傻子，”他说，“你叫它风暴。嗨，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我们的船很坚固，这里海面宽阔，这点风还算不上什么。不过你毕竟是个新水手，也难怪你这样想。来吧，我们喝杯甜酒，把这些都忘掉，你看，今天的天气多么美好可爱呀！”

为尽量避免勾起我的伤心,我把这段经历说得简短些。总起来说,我们走了水手们的老路。甜酒配好后,我就被灌得酩酊大醉。那晚的“罪恶行径”把我对过去行为的痛恨、反悔及对未来的决心全都淹没了。总之,在这风平浪静的时候,我那种慌乱的心情也一扫而光,那种担心被海水吞没的恐惧也一并忘记了,旧有的欲望又涌上我的心头。我完全忘记了自己处境危难时立下的誓言。而那些改邪归正的念头也不时地甚至顽固地占据我的脑海,但我把这些念头当作瘟神一样去竭力摆脱,强打起精神,去喝酒,去胡闹,不久便控制住了这种旧有的念头。不过五六天,我便像那些决心不受良心谴责的青年人一样,在良心上完全战胜了自己。正是因此,我才命里注定要再次受难,而且是自作自受,无处推诿。因为这次不肯悔改,下次的灾难当然就更深重,就连世界上那些穷凶恶极之人也会因此而害怕和求饶的。

航行后第六天,我抵达雅木斯港口。由于逆风的缘故,风暴过后我们走的路程实在不多。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抛锚停泊。之后的七八天,一直是自西南方吹来的逆风。这期间,许多从新堡过来的船都驶入港口。因为这里是一个船只往来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里等顺风了再驶入泰晤士河。

我们本不打算在这里耽搁太久,想直接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大了,而且四五天后,反而更凶了。当时这里素有良港之称,我们又有上等的锚和结实的船具,所以大家一开始谁都不在乎,也不去担心会有什么危险,照常以水手们的方式整天地休息玩乐。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风势大增,于是大家一齐动手,把中樯降下,把一切东西都绑紧,以便使我们的船可以进退自如。到了傍晚,海浪卷得更高了,有几次船头钻进水中,船里进来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锚要脱了,船主下令把大锚放下去,我们在船头下了两根锚,且把锚索放到了最长度。

这时风暴来势凶猛可怕,连那些水手们的脸上也开始露出惊

惧的神情。虽然船主小心地指挥大家极力保护船只,但每当他经过我身边出入他的舱室时,我都听见他轻声地自语:“主啊!发发慈悲吧!我们都要完蛋了。我们都要给毁了。”诸如此类的话,在纷乱开始的时候,我完全吓呆了,动也不动地躺在船尾的舱里,当时的心情简直无法描述。最初我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忏悔,因为我已很顽固,不想再继续忏悔,我觉得死的苦恼已成为过去,比起上次这已不算什么。但当船主从我身边经过,说我们要完蛋的时候,我的内心又充满了恐惧。

我走出船舱向外望去,那真是我从不曾见过的惨状。排山倒海般的巨浪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一次。我向四周一望,全是凄惨的景象。两只泊在我们附近的船只,因为载货过重,已经砍去了桅杆。我们船上有人惊叫了一声,一只泊在我们一英里外的小船沉没了。又有两只船脱了锚,船上已没有一根桅杆,十分危险地冲进了大海。那些轻便的小船运气最好,可以轻盈地漂在水面,但有两三只被风刮得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只挂着角帆随风飘去。

傍晚,大副和水手长请求船主让他们把前桅砍去。起初船主不同意,但水手长抗议说,若不这样做,船就会沉没。船主终于答应了。当他们把前桅砍掉后,主桅开始松动,船身晃得更厉害了,无奈他们只好把主桅也砍掉,只留下空空的一个甲板。

对于我这个没有经验的水手来说,以前遇到一点风浪还要吓得半死,在这种处境之下,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于自己那种忏悔以后又重生恶念的恐惧,比对死亡还要恐怖十倍。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怖,使我陷入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境地。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就是水手们也承认这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

我们的船很好,但因载货过重,不住地在海里打转,水手们则不停地喊叫着船要沉了。我当时还算比较侥幸,那时我还不不懂他们所说的“沉”的真正含义,当然后来我是知道了。这时风暴继续

加大，我看到了一个少见的情景：船主、水手长和一些较有头脑的人都在不断地祈祷，以为船不知何时就要沉到海底去。

半夜时分，祸不单行，一个负责到船底检查的人跑上来，喊道：“船进水了！”一会儿又跑上来一个水手，说船底的水已经四尺深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

听到这些话，我的心仿佛骤然死去，身子一下子从我坐的床边向后仰去，翻倒在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叫醒，对我讲：“以前你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现在抽抽水大概能行吧。”于是，我便走到抽水机旁，使劲干了起来。正当我埋头苦干的时候，船主看到了几只装煤的小船，卷在风浪里顺风向海上漂去，这时正从我们船边经过，便下令放了一枪，作为求救信号。我不懂放枪的意思，听到枪声大为吃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吓得跌倒在甲板上晕了过去。这时人人无暇自保，当然不会有人来管我了。又有一个人接上我继续抽水，那人把我踢到一边，以为我已经死去。任我躺在那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清醒过来。

我们继续操作，但舱底的水还在继续上涨，很明显船快沉了。风暴这时虽然小了，但要把船开进一个港口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船主便继续鸣枪求救。有只轻便船只这时刚好漂到我们前边，便冒险派只小艇来救我们。

那只小艇极尽危险靠近了我们，但我们却无法上去，小艇也无法靠上我们的船。后来，小艇上的人奋力摇桨，拼出性命来救我们。我们便从船尾扔下一根带浮筒的绳子，把它尽量放长，费了很大的劲，才抓住它，然后使劲把小艇拉到我们大船的船尾，这才全部上了小艇。但上去后，我们都没办法使小艇靠近他们的大船。于是大家商定，让小艇随风逐浪地飘泊，我们尽量使它朝岸边走。我们的船主答应，如果小艇在岸上被碰碎了，他将照价赔偿。于是，摇着桨，小艇随风向北飘荡，几乎漂到文特顿附近了。

我们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便看见它沉了下去。到这时，我